我认识咖啡应该是六 明不白长大了。 七岁吧,它在二楼父母卧 室的五斗柜上,罐子上写 着巴西。那时候的一年级 语文应该是从"大小上下" 开始教的,我还没有上学 但是认识咖啡和巴西了。 正式的课堂是多么重要, 可是正式课堂开始前,"前 课堂"却总是已经开始, "前课堂"里也有讲台,讲 台上也有内容, 巴西咖啡 就是我的前课堂讲台上的 内容,板书写在罐子上,没 有老师教,也不要抄写,我 认识了。我还知道它是喝 的,而且香,因为父母喝, 可是他们喝时我没有认真 凝视过, 所以我不知道它 需要煮。我舀了一勺子放 在玻璃杯里,用开水冲,咖 啡沉在杯底,我喝了一口. 没有味道,就把它倒了。然 后我倒了一占橘子汁,冲 了喝。我没有对妈妈说这 一件事, 小时候这样的事 情不是桩桩要交代的,马



马虎虎、稀里糊涂、能不说

的不是非要说,人也就不

父母仍旧喝着他们 他们是把咖啡包在纱 布里煮的,小小的牛奶锅, 味道在厨房里,也飘到二 楼、三楼。但是我没有喝, 那不是小孩的东西,它只 是飘过。小孩啊,有的时候 会走到不是他的东西面 前,摸摸、看看、闻闻;有时 那个东西在他跟前,他不 摸不看不闻。小孩是飘忽 的,但是童年的记忆却最 结实,那一次没有味道的 巴西, 是我一直记得的一 个重要的味道。

长大着的童年 会到路上正正经经 逛了,看橱窗看柜 台,看着大人坐在 子涵夜话 饭店里喝着酒吃着

菜、看见他们坐在咖啡馆 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上海, 咖啡馆是中国最多 的,这个流过江靠近海的 大城市,有很多"最多",但 那时坐在咖啡馆里的人不 会多,不容易客满。要革命 的年月, 喝咖啡不是好情 调。我每次在南京路逛,经 过海鸥咖啡馆、上海咖啡 馆,都会隔着玻璃朝里看。 当然不是看情调, 而是看 香味,看童年"前课堂"讲 台上的记忆。那一次的咖 啡沉在杯底, 但是我知道

咖啡

巴西是很香的。这不需要 告诉,心里就是会明白。人 的心里都有一个讲台,没 有老师,那个讲台就是老 师,让你立刻知道这个,渐 渐明白那个,它比魔术师 运上舞台的大箱子真切得 多,魔术师的大箱子会让 人炫目得飘来飘去,终究 恍惚一生。

我只是隔着玻璃看, 从来没有想过要走

进去喝,那是真正 的大人们的场地和 座位, 我还没有成 为真正的大人,走

进去会难为情。那个年代 啊,人都怕难为情,小孩子 不好意思干大人的事,大 家都有秩序,安安稳稳,坐 在咖啡桌前的大人们,也 都手脚、姿势规矩,不假模 假式,不挤眉弄眼,如果那 个美国小说《麦田守望者》 里的中学生, 他站在中国 咖啡馆的玻璃窗外, 绝不 会骂:"他妈的,假模假 式!"这个美国少年,老喜 欢骂假模假式的大人"他 妈的",嘴巴不干净。所以 我也规矩地没有进去过一

次! 很多年后, 我当作家 的弥漫。我独自缭绕和弥 了,为儿童们写了一篇《双 人茶座》,就是一个儿童站 在咖啡馆外面的故事。

爸爸离开我们, 到另

个地方去修改思想, 家里的日子不鲜艳了,但 是家里还是有咖啡。有一 种咖啡叫上海咖啡,长方 形一小块, 几乎等于两块 方糖那么大。外面包着雪 白的糖,里面是咖啡,开水 一冲,就缭绕了。那是一种 多简易、经典的上海速溶, 缭绕、弥漫了那个年月的 普通家庭、狭小房间,呼吸 轻柔起来, 端着杯子的心 里都在暗自抒情,写起无 词的诗。那真也算是一首 清苦日子里上海的《光阴 的故事》,想想都鲜艳。很 多年后的雀巢谏溶,它根 本不知道上海速溶: Made in 上海咖啡厂!

我也买了带去讨农 场,在我独自的广播室小 房子里偷偷喝,让自己香。 我播放着那首无比抒情的 《祖国永远是春天》,那个 金子般的天才男高音,高 音喇叭下的工地上, 听得 见他的缭绕, 却闻不到我

漫,不敢飘到屋子外,因为 它不属于广阔天地里的情 调。

还是感谢母亲, 是她 把上海谏溶放在不鲜艳的 家里桌上。正像桌上她买 的那盏红台灯。红台灯还 在我今天的桌上,咖啡也 在我的桌上,童年的都在 桌上,这真是美丽的遗传!

我早已经是自己磨咖 啡豆用小壶煮了。我总是 特别想在自己端起杯子的 时候, 也为妈妈煮一杯, 可 是年老的妈妈总是说:"喝 了睡不着觉。"我也总是没 有把那杯沉在杯底的咖啡 故事告诉妈妈, 童年的很 多故事妈妈爸爸都是不知 道的,糊里糊涂长大,清晰 可模糊地自己记得, 虽然 都会沉到杯底,但是它的 味道却总是那么好。可我 终究还是以这个方式告诉 了妈妈,那杯沉在杯底的 巴西咖啡,味道真好!

我的母亲一直还在阅 读,她也会读到我写的这 个故事,她一定会说:"儿 子,真好!"

一切都真好。



每每腊月,我就喜欢喝东北乡

间老家自酿的腊月酒。腊月酒其实

就是黄米酒,是用东北特产大黄米

酿制而成的,充满粮食的味道。因为

这酒是农家腊月自酿的, 又没啥酒

力谁都能喝点, 家家腊月里的餐桌

上都有这酒, 所以黄米酒也叫腊月

冬时节,村里的家家户户就

开始酿制黄米酒。我家的黄

米酒由祖父一人酿制, 他不

让别人插手, 说弄不好会走

味的。他先是淘洗好黄米,接

农历冬月底,杀了年猪,进入猫

旅游还要看亲家的脸色! 柳美华说:我哪里有你享福?你们-

大家人,你和你老公,还有亲家的两个老 人,还有你儿子儿媳妇,还有小孙子,7 个人都住在一个小区的一幢楼里,大家 随时随地可以照顾你孙子, 用不着什么 轮岗换岗顶岗, 用不着乘飞机出国骨头

轮岗

柳美华不会开车。不会 讲英语,看不懂电视,就是到超市去买牛 奶都无法跟收银员沟通。于是,她和老公 整天窝在家里带两个小外孙。在皮农这 个小城市过了4个月,柳美华冷清到了 顶点, 她发微信给闺蜜佩芬: 再不回上 海,我要得抑郁症了,这地方连人都看不 到,我像关在牢间里啊!

到国外去度假当然是一件很有吸引

女儿已经移民澳大利亚,买房结婚

力的事情。可是,63岁的柳美华一听到

还生了一对龙凤胎,一切是那么顺顺当 当和和美美。可是在澳大利亚,小孩是一

刻都不能脱离大人的, 否则大人不是被

批评教育而是要坐牢。于是,女儿女婿在

自己住的公寓的 11 层给柳

美华买了一套 70 平方米的

公寓,请爸爸妈妈过去"帮

要出国就唉声叹气,甚至有些恐惧。

幸亏女儿告诉柳美华:妈妈 您只要在这里住半年, 半年之后 由我公公婆婆过来接班,还有两 个月不到,快了快了,您坚持-

总算熬完了6个月的日子,女婿开 着车把柳美华夫妇送到机场,同时在出 口处把自己的爸妈接到车上。不是为了 省油,不是为了省时间,还是因为:小孩 是一刻都不能脱离大人的。

回到上海,柳美华拼命约老同事、老 同学、老邻居聚餐, 送咖啡, 送巧克力, 送 澳宝,谈笑风生,喝午茶,吃黄酒,那个爽啊!佩芬羡慕极了,说:你每年要出国,多 少享福啊,我现在困牢了,要到九寨沟去

都坐得散掉。

佩芬说:你不晓得,我们 孙子被六个大人养坏了,不 肯困觉,不肯吃饭,整天玩, 整天看电视,长得又矮又小, 精瘦精瘦像只猢狲。所以啊,

小人一定要有固定的大人来带,不能大 家都来带,你教育一套,他培养一套,我 又规定一套, 小人就在大人和大人之间 钻空子。看看你的双胞胎外孙,养得多好 啊, 白白胖胖, 你有福气!

听了佩芬的话,柳美华多少有点得 意,她问:听说上海也有外公外婆 和阿爷阿娘轮岗值班的? 佩芬回 答:太多了,一般一个礼拜一轮, 也有三天一换班的……

有一天柳美华在医院拔火 罐,忽然接到了女儿电话:妈,半年到了, 我的公公婆婆要回中国了, 你和爸爸过 来换他们吧。飞机票我已经帮你订好了, 下个再下个星期六的。你还是帮我半年, 然后再由公公婆婆……

放下手机,柳美华几乎要疯了!

有一首新民谣唱道:谈情说爱已老, 谈生说死太早,闲在家里无聊,出去疯玩 怕吵,和年轻人说经历太幼稚,和老年人 讲故事太老套,觉得生活累了,刚想消极 一下,回头一看,上有老下有小!

这件往事。

"那个教务主任就是我。"1922年出 生的政治系校友吴德鋐和汪曾祺既是 苏北老乡,又是扬州中学的同学,于是 携手办了这所学校。他记得当时办学

校,打的是于右任的 旗号,遇到物价飞涨 等经济困难,就会去 找民主建国会的负 责人孙起孟求助,但

尽管只是在黄土坡上改建仓库办 个学校,吴德鋐他们还是请出了梁思成 设计。除了用石棉瓦做屋顶之外, 他记 得校舍还有两大优点:"虽然没有窗,但 是有一个很大的方窗洞,解决了诱气的 问题。还有课桌椅设计得很好,椅子左

面正好写字、记笔记。

大学生办中学

联大学生很多都有着非常丰富有 趣的经历,吴德鋐也是其中之一。考大 学的时候,他填了三个志愿,都是联大 的政治系。作为名教授张奚若、钱端升

报的记录,其中有一

份叫"新生代"的壁报正是出自吴德鋐 和同学的手笔,据说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还看得兴致盎然,点评说观念有点超

1946年毕业之后,吴德鋐怀揣张奚 若的推荐信北上求职。正巧,原来在联 大担任副教授的龚祥瑞托人给吴德鋐 带话,让他到自己任职的机构工作。后

来龚祥瑞出国考察,吴德鋐因为不愿参 加国民党,便交了离职信。决定要搞经 济工作的他,又经过联大同学介绍,到 了民族资本家朱仙舫经营的国棉十六 厂,之后在纺织系统担任高级会计师, 直到退休。

目前,吴德鋐担任着联大上海校友 会理事,为同样高龄的同学们服务。他 也常常说起张奚若的名言:"攻读政治 学绝不要为了做官,要立志当一个社会 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 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 当一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

十日谈 西南联大的上海人

当年,他就像那 个美国影星,请看明 日本栏。 责编:徐婉青

饭后闲逛,无意间走进一间小精品店,墙上贴着一 张告示:"录影中,请微笑!

"哈! 真是莫名其妙! 你录影跟我有什么关系? 难 道我还要对着架子上的精品傻笑么?"店里一个男孩指 着标语很不屑地说道。"可是,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他身旁的女友撅着嘴,开始和男孩争论。

我记得以前去商店卖场, 很多货架都会贴上警告 标语:例如"禁止偷窃"、"偷窃商品,一律法办"、"录影 中,请自重"等等,赤裸裸的警示语让店里充满肃杀之 气,整个购物的气氛都很不融洽,让人心生畏惧。 虽然大家都知道,"录影中"就是在

提醒顾客:"这里有摄影装置,请自重", 但即使是警惕顾客不要顺手牵羊, 一句 "请微笑"就变得更温婉幽默。

有一次和朋友去郊游, 刚想踏进草 坪,就看到上面的一句标语:"小草在睡 觉,请您别打扰",我和朋友不约而同笑 了,小心翼翼绕过草坪。类似的标语还有 您给我生存权利,我给您清新空气" "小草微微笑,请您旁边绕"等,这些比起 "禁止践踏草坪"、"践踏草坪一律罚款" 之类的警示语有力多了。

还有一次在图书馆,一个小男孩随 手把垃圾扔在书柜前,他的妈妈没有责 骂他,反而温柔地说:"宝贝,垃圾也有自 己的'家',你把它送回'家'好吗?"小男孩搔搔头,说了

一句"对不起",然后把垃圾捡起来,扔进垃圾箱。 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就有不同的效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当年颁发劳动勋章给航天员,

他拿起勋章时不小心掉到地上了, 在座 所有人鸦雀无声。就在这个时候,肯尼迪 弯身把勋章拾起,对航天员说:"我要将 这份大地的荣耀, 传给我们太空的勇



黄

-场婚礼上,主婚人的证词刚读到一半,他口袋里 的手机突然响起, 手忙脚乱的他竟不知如何把手机转 静音。宾客中开始传出笑声和窃窃私语声,台上的一对 新人非常尴尬。过了一会儿, 手机铃声停了, 主婚人接 着说:"真的非常抱歉,是我太太打给我。刚刚这个电话 是她提醒我证婚词要讲得短一点的信号!"全场哈哈大 一句幽默的话,把现场的尴尬气氛顿时扭转。

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太 太很凶,有一次她大发雷霆,骂完苏格拉底还没熄火, 提了一桶水,直接浇在苏格拉底头上。换作其他人或许 早就受不了了,但苏格拉底没有发火,摸了摸被淋湿的 头发,笑说:"雷声过后必有大雨,看来是真理。"她的太 太笑了,这架也就吵不起来了。

当然,这种幽默的智慧也不是人人都懂。

"我觉得'录影中'没有问题,但为什么非要我'微 笑'呢?难道这也合理吗?

离开精品店时,那对情侣还在为那句"录影中,请 微笑"的标语争论不休。店员摇摇头,过去拍拍那个男 孩:"年轻人,太认真你就输了!"

腊月酒

一夜。然后打开酿酒的泥缸,把黄米 粥、开水和提前半年做好的麯子按 比例地放进去,扣上圆盖,封得严严 实实。这样发酵半个月到20天,黄

> 米酒就基本酿成了。 到了开启的日子, 都管黄米酒叫腊月酒了。祖 父笑眯眯地掀盖通风、过滤, 屋子里顷刻飘满了酒香。

家人围着观看,都要尝上一口。腊月 酒色泽纯净, 醇香柔和, 鲜爽却绵 长,没辣味,大人小孩都能喝, 若拌 些白糖,人口浓厚沾唇,甜甜酸酸, 更是新鲜绵润了。开启酒缸这天,不 管谁家都要请同姓的本家长辈和左 邻右舍的老人来品新酿的腊月酒。 大家围坐在酸菜粉条炖猪肉的黄泥 火盆旁,浅饮慢酌之间讲年景、唠家 常、说乡事,亲亲近近,热热火火。晚 辈们轮流敬酒 , 或说吉顺祝福的 话,或唱福寿歌,一派祥和欢乐的气

以后,腊月里每一天晚餐,家家 或多或少都喝腊月酒,添情助兴,营 造过年的氛围。下酒菜多种多样,但 必有热腾腾香喷喷的年猪肉。这叫: "腊月酒,年猪肉,日子越过越富 有。"主食是吃黏豆包。黏豆包圆圆 鼓鼓又黏稠筋道,象征团圆、和睦。

> 那叫"腊月酒,黏豆包,团 圆和睦过年好"

> 等到大年三十吃团圆 饭的时候,家家都喝腊月 酒,因为腊月酒具有土地 的厚重与久远,象征日子 和顺生活甜美。祖父端起 酒杯总要唱着说合辙押韵 的祝辞:喝杯腊月酒,喜气 心中流,老少齐争春,又是 好年头……春溶于酒,酒 浓于情, 饮得全家人激情 满怀欢欢乐乐, 阵阵笑声 飞出门外碰得灯笼杆上的

现在每每春节前夕 我们这座城里就有卖腊月 酒的。我家总要买一大壶, 年前年后都在喝, 品不够 那种乡情和年味儿。

大红灯笼飘飘闪闪。

西南联大的校舍是梁思成设计的, 可是因为经费紧张,不得不几易其稿 以至于教室的铁皮屋顶常被昆明的雨 砸得咚咚作响,很影响上课,实在是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鲜为人知的是,昆明 还有一座大概早就不存在的校舍,同样 出自梁思成的手笔。这一次,建筑师改 用石棉瓦做屋顶,顺利解决了雨声太大 无法上课的问题。这所学校叫"中国建 设中学",位于昆明北郊的观音寺,原来 是个仓库。

'联大的几个同学不知道通过什么 关系将它弄了过来,办起了中学,一共 只有6个班……学校的校长、教务主 任、训育主任和教员也都是联大学生。 著名作家、当时的中文系学生汪曾祺曾 经是建设中学的教师,他的子女在纪念 父亲的《老头儿汪曾祺》一书中就写过

具体操持的都是联大学生。

边是扶手,右边有一块木板,手搁在上

着放进锅里,掌握火候地慢慢煮熟。

敖成粥状时, 黄米变得黏稠稠的金

亮亮的,再装讲大盆,整整焖上半天

的爱徒, 吴德鋐年轻 时就思想进步。《联大 八年》一书中,有不少 关于联大校内各种壁